



—— 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罗杰·康纳 著

龙灏 江枫 彭寰 译

——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40/40: 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 / (芬) 康纳著; 龙
灏, 江枫, 彭寰译. —广州: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4.10

I. 4… II. ①康…②龙…③江…④彭…

III. 建筑设计—作品集—芬兰—现代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0514 号

40/40——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

出版发行: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1013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深圳市八卦岭工业区 615 栋 7~8 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数: 7.5

I S B N: 7-5062-7045-5/TU · 0013

出版社注册号: 粤 014

定 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本公司联系退换



——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

目 录

5	序一
7	序二
9	寄自“建筑旅馆”的信
12	前 言
15	总 论
20	HIP 项目
80	HOP 项目
142	HOUSE 项目
218	结束语
225	建筑师生平
238	人名地名对照

序一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芬兰还是年轻的。但纵观历史，自独立以前它就十分重视艺术尤其是建筑、设计和音乐，这些已构成其民族文化特性的框架。当然，这一特性的形成一部分源于机遇，更多源于长期的酝酿。今天，重视艺术的传统仍然鲜活。人们普遍认识到艺术的重要性，它能赋予日常生活以价值。我们今日所建构成了明日建筑之遗产，并由此向后代展示我们的价值。建筑和景观而今已变得不再著名、受人爱戴，因为它们已经易于建造或者代表了一种极端实用化的手法。然而，因为它们的美，因为它们所赋予生活、环境和人们的价值，建筑仍然值得人们热爱。

为了延续这一使命，我们需要艺术家、需要建筑师。长期以来，为年轻的而不是知名的芬兰建筑师出版书籍的需要已经变得十分迫切，因为他们的名字将为未来所知。已经出名的建筑师，在世界各地的书籍中很容易找到他们的名字，显然，出书介绍年轻人也是需要的。

当今欧洲，在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由建筑所形成的环境的独特性及其重要意义正得到重视。对许多国家而言，包括芬兰在内，建筑及其个性是展示国家形象的手段和目标。1998年，芬兰政府接受并批准了一项建筑政策、指南和体系以供政府、公共团体和市政当局作有关建筑的决策时采用。

“建筑信息基金会及建筑资讯公司”(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Foundation and Building Information Ltd)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贯支持优秀建筑，为用户和建筑专业部门提供指南和工具。建筑总是在绕圈子：始于设计，却不能超越设计。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决定出版本书，可为当前关于建筑和它所构成的环境以及建筑特性及其产生因素的讨论增添新的内容。

在芬兰的建筑传统中，总是通过开放的、匿名的竞赛强调建筑的品质，这一传统应得到保持和发扬。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能让才能得以本来面目显现的体系，是一个没有名望、合约和经验的束缚的体系。竞赛要通过专业和严格的评选，并假定能够赢得竞赛的人同样能够组织和实施这个项目，因此，芬兰建筑竞赛获奖项目几乎总是能够签订合同并建成实施。若干年来，大多数芬兰著名建筑都是通过竞赛而得名的，这个延续下来的传统，一百年前如此，今天仍然没变。它曾经是并仍然是这一行业的骄傲：这一体系运作良好并不断

产生优秀成果。

那么，为什么要编辑这本特别的书？事实上，作品是由罗杰·康纳(Roger Connah)挑选的。他远观近窥芬兰建筑，仿佛一名深入内部的外来者。作为出版者，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作为芬兰人，我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视角来作类似的选择和编辑。

这本书最初的念头是“40名40岁以下者”(40 under 40)，而后对书名作了补充。人们会发现年轻是这些建筑师的特点。在芬兰，建筑师通常是以小组(group)方式工作的——这在目录中已有所反映。在建筑师的圈子里，这已成为一个常识——从事建筑远不止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旦把焦点对准了建筑小组，罗杰·康纳又作了如下决定：给建筑师们表达自己的自由。本书最终包括了理论观念、未实施的草图、未完工的建筑和参赛作品等，它们反映了建筑师们从形成观念而构思到确定独特细部这些过程的不同之处。

芬兰青年建筑师与其他地方的青年建筑师没什么两样——至少不是每一个关键地方都不同。如果真有不同，那么了解他们如何不同是有趣的；否则，年轻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特点。

希望本书能够找到它的位置并拥有读者，因为它将为当前关于建筑的讨论增添新的内容，并帮助了解以建筑著称的芬兰社会的背景及其建筑的象征意义和渊源。

感谢罗杰·康纳编辑了这本书，感谢所有本书的作者和他们的热情参与，希望这对他们能有所裨益，因为这是一个检验自己想法的机会，并能恰如其分地自问为何、何时与何地？

G·阿德勒克鲁茨

(Gunnel Adlercreutz)

教授，会长

建筑信息基金会及建筑资讯公司

序二

2002年夏，我参加完 UIA 柏林大会，在赫尔辛基机场候机回国时，偶然在书店翻到了这本书——《40/40——来自芬兰的青年建筑师》，“40/40”指40名40岁以下的青年建筑师。书名独特而确切，因此，我们的中文译本仍沿用了这个名字。

本书难能可贵的是，原编者一直以自己的视点在评判这些作品和他们所作的尝试，有些是先锋派的尝试。面对新锐，原编者丝毫没有回避、隐藏。正如书中所说：“图形会消失，我们也会消失，留下的只有建筑。”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作为初次尝试翻译的译者，翻译的原则很简单：“让自己看懂，也让别人看懂！”因为目前泛滥于各种建筑杂志中的大量译文不少的确让人望而却步。对因书中个别作品的先锋性而产生的一些生僻英文单词我们注明了原文，一些建筑师、工作组或项目的名称及地名也直接使用了英文原名。在阅读并翻译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发自内心地呼唤我们自己独立而公允的建筑评论与批评。除了毫无意义的献媚和模棱两可的隔靴搔痒，难道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

我们对芬兰建筑的接触是浮光掠影式的，因此对书中很多当代作品及其人物背景不甚了解，也许未能反映出原编者作为一名“深入内部的外来者 (inside outsider)”对芬兰和世界建筑的洞察，在此深表歉意。我只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尤其是建筑系的青年学生能通过本书看到别国建筑师的成长过程和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并有所领悟。这也正是购买和编译此书的主要目的。我相信，本书在中国也能找到它的位置与读者，我们该属第一批了。

正如原编者在中文版序中充满激情地对我国的青年学生和建筑师所言，希望我们能“不畏失败，为理想而认真工作”，为中国建筑未来的变化“负起责任”，“中国的所有未来都属于你们！”

龙 瀨

2003年9月于山城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译者简介

龙灏，男，生于 1968 年，现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在职博士研究生。

江枫，女，生于 1968 年，现为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工学博士。

彭寰，女，生于 1977 年，现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寄自“建筑旅馆”的信

我们凭什么确信一个国家的建筑环境能够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以其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而闻名的国家？像芬兰这样一个小国的那些主要形成于20世纪的现代化的城市肌理又如何能为中国那些特别由古老建筑所反映出的历史性肌理提供某种模式？历史让中国如此沉重！从某种程度上它阻碍了当代建筑实践，中国大多的当代建筑显得较为平庸，但愿有一两栋能得到世人认可。但是，今天的环境挑战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威胁着历史和地域性，这些因素必定为非凡事物的产生提供可能。

今天我们似乎处于过渡的时代，目标是什么？不太清楚。全球化使新闻传播迅速。中国巨大的劳动资源越来越多地用于提高国内外企业的产值。很显然，今年中国准备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汽车私有化将要求新的城市解决措施，而这或许是老的城市模式所没有预见到的。如果城市需求如预测一般增长，那么建筑自身也必须改变以适应这一增长。随着历史与当代关系的重写，旧中国鲜明的特征开始逐渐消失。然而，新建筑并不总能替代文化和场所精神，若真如此，那么Edward Lanfrano的预见就是正确的：“或许那些小范围的四合院区域得以保存，但是老北京的的未来却可能成为旅游者的迪斯尼乐园，与此同时，那具有800年历史的生活方式将随之消失。”

其实情况不必非得如此。中国迅速地现代化，它同样遭遇着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的学生和年轻建筑师们，由本书的这些芬兰年轻人的实践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或许可以为它们提供一些策略。巨大的变革总是与平庸共存。书中收录的范围很广，共同之处在于策略必须具有创造性、不同寻常；建筑的规模不等，从庭院到机场，从后院到奥林匹克中心；手法不同，但处理当代问题的愿望是清晰的。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对当代建筑的批判性研究和重新评价表明，建筑同潮流时尚密切相关。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它们受到强有力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是审慎而具有创造性的革新。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一些年轻建筑师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当前的泛理论化、名誉厌倦、明星体制和专业实践衰退等问题。由此，我们开始看到随着未来开始作用于现在，模仿与潮流将如何改变。

许多年轻建筑师都知道要解决当代使人困惑的复杂而又不确定的问题，一个相对容易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建筑以往的表达方式。即使观念和思想被实际

条件限制,受到工业生产和投资环境的局限,这些年轻人也有打开思路重新思考的诀窍。今天,我们感到在许多年轻人的合作实践中,一个广义的建筑甚至试图避免使用“建筑”这个概念,这或许能成为中国的启示。

对环境迫切而不断增长的关注势必导致对建筑的抵制。虽然许多年轻建筑师是在强有力的现代主义传统影响下成长并接受教育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设想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多样性和全球化鼓励合作,责任与包容已变得同英雄主义、独立思考同样重要。如果建筑和环境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那么特权与权威就不再重要。今天,我们注意到架设在建筑、设计和环境之间的综合体构成了当代建筑的多样性,这些新作品不仅出现在书本和宣言中,展示了流动的空间、便携式建筑、新城规划和旧城改造、新的建筑设计方法以及电子建筑等多样化的形式,而且正逐渐形成自己同20世纪建筑及其理念的区别。没有地方比中国更适合这种多样性的存在了。

今天,全球化对建筑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我们生活的环境面临思想的终结,有时,似乎是一切的终结。在许多学科中,包括建筑学在内,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人们还不至于想用恐怖分子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然而,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某些影响广泛的理念所产生的力量也会破坏现今世界的文明成果。今天,年轻的学生和建筑师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去适应流行的趋势,而是怎样寻找新的策略和对抗措施。

因此言外之意在于:如果当代的发展处于一种变化甚至混乱的持续状态,那么我们的建筑策略应是什么?或许中国所面临的是紧迫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历史遗产是丰厚的,然而如何利用历史传统、使其既能有所保留又能有所创新。许多学生和年轻建筑师不想再沿老路走下去,不愿成为被潮流趋势、宏伟工程和英雄般的大师所引导的未来建筑的一分子。他们的建筑不再是一场相互模仿的游戏,他们也不再把建筑看成一个复印机。他们四处寻求对抗的策略,哪怕一无所获!

他们与潮流不再是同路人。学生和年轻建筑师对当代的回应开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急躁,但是无论多么激进,总受到历史遗产的调和;无论多么杂乱,总受到新理论的影响;无论多么让人迷惑,其中总包含对建筑的思考,这同阿尔托的精神最为接近。正如人们逐渐认识到的那样,著名的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是一位创造性的天才,他是一条变色龙,一颗未抛光的钻石,一位熟练的操作者,一个现代机会主义者和一个卓越的建筑师,拥有不可征服的

实践和创造精神。他尊重建筑的影响，理解风格的含义，并运用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创造了独特的建筑，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他运用当代建筑形式传达了历史。同阿尔托一样，本书中的这些芬兰青年建筑师都知道：对于今天疯狂而混乱的变化局面，既要克制又要去尝试创新一种新建筑。

今天，这已不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似是而非的问题。我坐在英国北威尔士的“建筑旅馆”，一栋拥有300年历史的石头别墅中，直接给你们——中国的学生和年轻建筑师们写这封短信。如果你们无法赶上诸如建筑风格、建筑词汇、行业偶像以及造星机制这些混乱的潮流，你会感到失落吗？你们能像上个世纪的建筑师那样以自己的方式，将自己对新观念和新理论的影响和热情转化为更深刻的、更富想象力的建筑吗？

中国需要的就是这些思想。

因此，我不禁要问：“那些展示当代思想的新建筑，如果不在你们的观念和勇气中，它们该在哪里？你们之中熟悉中国的过去、历史和传统并可以从创造未来的建筑师在哪里？从传统到创新，从宏观景象到细枝末节，从迷茫到清晰，从在迷宫中摸索到看见火光，当你不再处于专业的边缘而是移向专业的核心时，将发生什么？”

今天你们必须自己出去寻找你们的长辈和老师们并不总能意识到的面对挑战的解决方法。你们的时代比你们想象的来得要快。做好准备，在期间寻找空间，寻求建筑的盲点，尽你们所能调整方案和进程，重写软件，从街道开始重构建筑。利用胶片、观念、艺术、音乐、说唱、移动电话、便携电脑、动画、文学、嬉蹦舞(hip-hop)等等任何方式作为你们工作的开始。不畏失败，为理想而认真工作，使用新的媒体向客户、市民、政客、发展商、投资人和权威人士等展示，展示他们所不知道的、甚至无法想象的中国的建筑。

再过30年，当你们步入中年时，中国的建筑仍然可能不被认可，然而现在就应对这种变化负起责任来。今天，我们不是谈论未来的一种模式，因为未来有许多可能。

但是，中国的所有未来都属于你们！

罗杰·康纳(Roger Connah)

2003年9月于

英国北威尔士罗斯城

建筑旅馆

前言

在与建筑信息公司的 H·萨罗(Heimo Salo)的一次讨论中,这本“芬兰新建筑选”的雏形诞生了。我们计划出版一本关于青年建筑师的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幼稚和不成熟。而后一闪念,出现了书名“40/40”(40位40岁以下的建筑师, forty under forty),这并非我们的创意。20世纪80年代,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和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用过它,10年后在法国出现,最近德国出版商 Tashen 也采用了。提法的重复并不是什么缺陷,毕竟,还有哪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到40岁仍被视为青年?这书名还有另一重含义:在芬兰,有一个对建筑行业十分特殊的条件,即众所周知的学徒体制仍在发挥它的权威力量。

为了方便作品的挑选,限制1960年及以后出生者方可入选。不过,为了不造成不近情理的苛刻,也为了强调当代建筑的融合与协作,一些与“年长者”合作的作品也入选了。

本书试图成为一本当代芬兰青年建筑师和画家的地图、他们的建筑项目和观念的“样本”,并着手揭示共享、混合的观念间的差异,探寻这一地区的青年建筑师们独特的才能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发挥才能的方式。本书展示了一些更广泛并且彼此关联、综合交融的独特的才能。

所选的年轻建筑师中,有些因为在建筑设计竞赛中的成绩已经很知名了,有些尚在努力,而另一些则仍坚持工作在建筑设计的边缘。本书对那些来自维也纳、巴黎、波士顿和纽黑文的青年合作者也一视同仁,这些人可能有过也可能没有体验过芬兰的建筑教育体系。谁能断言一个建筑何时,怎样由不可能变成一个过程、模式、象征甚至事实?那些还没有成形的想法在哪儿?我们是否要等它成熟和赢得大奖才不再忽略?我们依据什么来选择这些建筑师?同时又如何对每位建筑师的作品进行取舍?在此,取材意味着合理的甄选。选择带有主观性,同时,曾被忽视的作品要得到关注。例如,那些跨越了建筑与绘画、建筑与景观、建筑与工业设计、时装设计及商业的建筑师们在哪儿?我们已试着挑选那些乐于挖掘建筑的象征意义的建筑师,建筑对于他们,不能也不仅仅

是一个工程。难道我们一定得为建筑的没有定论而担心吗？建筑是已知的，还是将要知道的？

本书的组织同样需要体现多样性，作品的分类是为了方便操作而不是评论，采用了 Hip、Hop 和 House 作为子目录。这种划分并不严格，有些零散却并非随意命名，三者间存在微妙差异。Hip 在此表示它的本意，即瞬时、局部、可能是人为的甚至有时是“酷”的，正如而今口语所表达的那样；Hop 是轻盈的一跳，从一处到另一处，表示一个观念可能转变、发展以及融合为另一面貌的方式；当然，最终要归结到 House——建筑总要成为房屋和庇护所。既然如此，无论选择什么形式或外观，除了名称悦耳，任何建筑都不过是一所房子。目前，房子仅仅是建筑的部分定义，是建筑通常的目的。但建筑应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的空间，然而现在却不是！（A place, where things happen that don't!）

仅仅审视这些芬兰青年建筑师们相互衔接和缠绕、综合与变化发展的作品，这些创新与合作的产物，就可以触摸并了解未来混合的含义。

本书为每一位建筑设计实习生、个人和小组提供了阐述观点的机会，反映他们在当前建筑设计中的兴趣和立场。文字是自愿的，没有强迫和恳求，在一个不愿意经常动笔的国度，这不容易，但值得。编者对某些原文作了些许编辑和删减，但没有一篇文字因其作者后来风格的变化和影响而作了修改。显然，这些阐述是以作者本人的方式与他们的建筑作品相适应的，没有加强任何条款，也没有任何圆滑的批注或评论。尽管体现了当代建筑技巧的多样性，但我们对这些作品的阐述和编排并非要为未来的建筑提供规范的理论，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数字选集。

在每一部分前的三篇短文——“酷”(Hip)、“跳跃”(Hop)和“房子”(House)辅助说明了相应部分的案例。尽管不是对个案的深入分析，但他们试图将作品与其他观念联系起来，开辟一条思维途径，帮助人们发现芬兰建筑在当今世界的位置，探寻在这些建筑实践中所体现的想象力和技巧，它们与当代建筑论点

快速变换的步伐密切相关,反思目前过于强调的趋势,即当代建筑是由想象力推进的过程。

建筑是文化和社会的综合产物,但是否也投射出自身的影子?建筑是在过去反复踱步后的创新?是分享、是庇护?抑或是滞后、中介、积累、解构甚至反叛?这些观念如何转化为建筑设计的才能?它们如何成为天才的建筑设计?而目前对建筑的确切含义的反复定义到底有什么意义?在此提到这些不是一种折中主义,而是试图描述目前建筑观念的混合状态以及各种态度。为什么芬兰的建筑如此不同凡响?如果确实存在,它的秘密又何在?仅仅审视这些芬兰青年建筑师们相互衔接和缠绕、综合与变化发展的作品,这些创新与合作的产物,就可以触摸并了解未来混合的含义。

这种类型的书在选择案例的过程中自然有局限,因为个案是从更具广泛意义的“总体”中隔离出来的。尽管本书倾向于那些能够揭示实验性更强的方法的建筑观念,它们放松了对建筑及作品的限制,使其范围得以拓展,但也没必要过多强调先锋派的实践。Hip也许是“酷”的,Hop是一种跳跃或变换,而House也许是新建筑将为人们提供的外壳。然而眼下,好比爵士乐的即兴表演,必须环环相扣。审视刻意区分的这三部分,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出观念来回变化、迂回曲折,它本该如此。在多文化的都市里,融合无处不在,由爵士乐的发展联想到建筑,它的历史、现状和符号语言。我们随时身处新的领域!有些已知,而更多的则是未知。建筑由于兴奋而颤栗,无论能否扫清障碍,有此,足矣!

罗杰·康纳(Roger Connah)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

总 论

不让自己受影响是正确的！

——路德维西·维特根斯坦

1943年老沙里宁(Eliel Saarinen)就指出了当时的大多数芬兰建筑师尚未明确的目的：建筑风格不应是一时之时尚，而应是一个时代的体现。多样的风格可以折射出生活的变化。然而，它们必须具备基本的形式特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现相应的文化发展的风格。

在芬兰，对“过去”既不应消极也不应存疑，它是值得保留的。

现在我们可以赞同老沙里宁的预见了。芬兰历史短暂，现代建筑约100年左右，对这“过去”既不应消极也不应存疑，它是值得保留的，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的冷战历史，也不必全都背叛。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现在只是瞬间，存在于现在的过去可以成为综合的源泉和保证延续的完备条件。

事务所和工作室里的这种忠诚无疑有助于芬兰在多姿多彩的后现代主义中存活下来。

上个世纪50~60年代，是芬兰现代建筑的黄金时期，它将这一行业持续不断的力量注入了文化之中，在芬兰一个建筑师的大家庭式工作室实习的经历可作为现代主义的通行证。工作室里有着强烈的忠诚和明确的理念，行业内存在着伙伴关系，竞争、办公方式和成果的差异只对它产生很小的影响。如果阿尔托(Alvar Aalto)的事务所中标了，其他小的如Keijo Petaje事务所将与任何一间事务所一样以极大的热情，严格、清晰地拓展理论、传授知识。事务所和工作室里的这种忠诚无疑有助于芬兰在多姿多彩的后现代主义中存活下来。今天，当现代建筑在其他国家可能已经消亡，而人们还在为使建筑及设计的功能能被社会更广泛地接受而斗争时，现代建筑在芬兰继续建造着。虽然在规模上有所缩小，事务所和工作室仍然以家庭方式运作，忠诚仍然是必须的，行业内的伙伴关系在新世纪最初的10年再次出现，并作为有力的建筑传统而更加鲜明。如果这还不是使芬兰现代建筑走向成功的秘密，那什么是呢？

与20世纪相同，芬兰的当代建筑教育同时在大学和工作室进行。

与20世纪相同，芬兰的当代建筑教育同时在大学和工作室进行。事务所工作室体系是一个小型的中心化的社会，有大学主要专业，它不仅是芬兰建筑连续性的象征，而且保障了现代建筑的成功。21世纪任何一名青年建筑师必须认同这种连续的方式。也正是这种“连续性”，使人们重新评价阿尔托并给

予了高度的敬意。

芬兰建筑的连续性是以建筑为依托的，体现在建筑设计过程、技巧、场地规划的精微、自然和景观的处理，以及可能更加难以把握的因素，即作品求实的精神。在20世纪末，芬兰建筑的这一连续性已为社会所认可，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带有神话的意味。在尊重传统和现实的同时，这神话必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词——芬兰风格。

20世纪末，由于建筑载体作用的加强，芬兰文化重新反思自己何以在其中被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对芬兰以外的地区而言，芬兰风格，笼统地讲，意味着纯粹、诚实、率直、也许还有克制。S·吉丁(Siegfried Giedion)不是第一个赞美一座建筑自然、人性、具有芬兰风格的人。上世纪，芬兰建筑不仅符合上述评价，而且更体现了自身内在的力量及作为芬兰风格载体的特性。由于这一概念的随意和笼统，芬兰风格也可作为整个芬兰文化的代表。20世纪末，由于建筑载体作用的加强，芬兰文化重新反思，自己何以在其中被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对于一个小国文明，天才之众多、建筑范围之广看来，再一次引起了应有的重视。虽然建筑有时变得拒人千里甚至成为它自己的符号，但由于鼓励采用技巧，广泛使用钢和玻璃，芬兰建筑凭藉其一致性成为十分壮观的、国际化的、引人入胜的诗篇。

人们可以发现那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从拉什·桑克(Lars Sonck)、沙里宁(Eliel Saarinen)传到阿尔托(Alvar Aalto)和皮埃蒂拉(Reima Pietila)，而目前在J·雷维斯卡(Juha Leiviska)、二人组合海基宁(Heikkinen)和科蒙(Komonen)的作品中继续得以更多体现。最近，由于青年建筑师维瓦(Vivva)凭其作品“芬兰驻柏林大使馆”在世界建筑设计大赛中获奖，这种精神再一次被推到前沿。最近BBC的建筑评论员将其评价为一座带有“典型斯堪纳纳维亚标记”的建筑！这准确吗？一种风格的连续性是否也表示它与周边地区的关联性？如果是这样，建筑与建筑之间还有什么差别？在各种建筑交叉的十字路口创造一种综合体有什么用处？

有三个特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芬兰建筑的这一连续性，即：芬兰国内独特的建筑教育、事务所学徒制以及专业竞赛体制。

有三个特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芬兰建筑的这一连续性，即：芬兰国内独特的建筑教育、事务所学徒制以及专业竞赛体制，这些特点保证了传统的活